

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现在可能已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您健康！

岸英上

10月24日（1949年）

1950年8月19日，毛岸英在给陈玉英老人的信中，也同样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他写道：

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这是你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挨骂挨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这是你的光荣，但你可千万不要因此而自高自大，这也要那也要，若如此，那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污辱了。我想你不会这样的，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众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此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

从这些语言中，你可看出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品德是何等的高尚，而对那些不大符合人民利益的想法是多么的厌恶。同时，还可看出，在毛岸英身上所具有的革命感情又是多么的纯真，可贵。

（《共鸣》1994年11月5日）

有关毛岸英牺牲并安葬于朝鲜的几个问题

朱志敏

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毛岸英是怎样牺牲的？是谁最先把他牺牲的消息告知毛泽东？他的遗骨又是怎样被决定埋葬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的？这几个问题在有关毛岸英的传记、报告文学、回忆录中有着不同的说法。本文拟列出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同时结合其它材料，对诸种说法作一初步分析，指出其可证、显误或存疑之处。

毛岸英是怎样牺牲的

大体有4种说法：

最早的说法来自湖南省图书馆和长沙市图书馆《毛岸英传略》编写组所写《毛泽东的好儿子——毛岸英烈士传略》一文（刊载于《新湘评论》1977年4—7期，后辑入《毛主席一家六烈士》一书）。该文记道：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总部工作人员按照总部首长“除作战室留下两人值班外，其余人

员一律进入防空洞隐蔽”的指示，“硬是把毛岸英拉到防空洞休息。但岸英身在防空洞，心在作战室”，想到当天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头一天，指挥部里有很多工作，“空袭警报一解除，他就从防空洞里冲出来，大步流星地奔向作战室”。“狡猾的敌机突然偷袭过来，扔下大批凝固汽油弹”。毛岸英没有及时冲出作战室躲避，在汽油弹引燃的大火中牺牲。这种说法一度颇为流行，有人还加上一些情节：“在这危急的时刻，岸英想到的不是个人的生命安危，而是同志们的安全和抢救作战资料……英勇地以身殉职。”^①

第二种说法来自王颖的报告文学《毛岸英之死》（载《解放军文艺》1983年5月号，后扩成长篇，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该文记道：当敌机来轰炸时，毛岸英和“实在脱不开身的”参谋人员留在作战室里，没进防空洞。他签发完电报，正在吃苹果，没有来得及跑出作战室，被困在熊熊大火和800度的高温之中。这种说法出现后亦为很多人接受。^②

第三种说法来自《中共党史人物传》，其中写道：当志愿军总部的同志发现美军轰炸机掠过，急忙布置防空，但还没做好准备，敌机已折回并投下汽油弹，大火“吞没了正在坚守岗位的毛岸英……”^③此种说法虽载入较权威的传记丛书，但采纳的人似不多。

第四种说法来自谢学明的《毛岸英的最后五十天》（载《追求》1991年第6期；《北京晚报》1991年12月7日—17日连续转载）。该文记道：在敌机轰炸的当天早晨，按照总部的命令，作战室里除值班人员外，均须于凌晨4点吃饭，天亮前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平时有睡懒觉的习惯，因头天晚上参与指挥第二次战役的准备工作，搞到大半夜，起床后已过了开饭时间。大约上午9点多钟，隐蔽在防空洞里已达几个小时的总部工作人员仍不见敌机的影子，开始松懈起来。毛岸英和另一参谋人员高瑞欣抽空跑回宿舍吃东西，很快又返回防空洞。过了好一会，仍不见敌机来轰炸，毛岸英和小高又走出防空洞，未到作战室。不久，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毛岸英等冲出作战室，就近隐蔽（防空洞和作战室之间有一段距离）。几架敌机掠空而过，人们估计可能去北边轰炸，毛岸英等又返回作战室。当敌机转了个弯子，重新飞临作战室上空并迅速投下汽油弹时，成普等二人及时冲出，岸英和小高则被埋入火海……

以上第二、三种说法都未提到毛岸英曾进入防空洞一事。按一般理解，那种情况似乎是说不通的。据李银桥回忆，当江青向毛泽东汇报毛岸英牺牲情况时，他曾听到“敌机轰鸣，扔燃烧弹，毛岸英从防空洞里出来就没回去，烧死了”几句话。^④可见毛岸英进过防空洞。至于他为什么要出来，前往作战室？第一种说法强调了他的工作热情，但当敌机轰炸时，首先想到同志们安全是可能的，而为“抢救作战资料”却是难以理解的。第四种说法似乎暗示了毛岸英的大意和未按规定防空。该文引述曾和毛岸英一同在志司工作过的张养吾的回忆，提到两个情节：一是毛岸英对敌机的轰炸往往不甚在意，有时几十米外的猛烈爆炸声都不能影响他专心读书；二是毛岸英常常起床过晚，有一次竟因此来不及冲出房间，而在室内角落里躲避轰炸。张养吾在岸英牺牲前不久奉调回国，临行前还特意叮嘱他一定要按时起床，并按规定防空。

从以上第一和第四两种说法的语言风格来看，前者带有某种十几年前描述英雄人物时通常出现的拔高色彩，后者则比较接近于平实。因此，笔者认为，第四种说法较前三种说法更为可信些。

谁先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知毛泽东

毛岸英牺牲后，志愿军总部立即将彭德怀起草的电报发至党中央。但是谁将这个噩耗最先告知毛泽东的？便说法不一了。

第一种说法是，彭德怀在1951年初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况时，毛泽东第一次得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原先志愿军总部发来的电报他没有看到，大概是其他中央首长怕他过于难过”。这是纪实文学作者金振林的说法。^⑤

第二种说法是，周恩来接到毛岸英牺牲的电报后，“先打电话告诉了毛主席”。此说来自曾担任过毛泽东警卫战士的武象廷的回忆。^⑥

第三种说法是，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叶子龙同周恩来、江青商量一番，没有告诉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办完公到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此说来自李银桥的回忆。^⑦

以上三种说法中，第一种值得怀疑。彭德怀回国是在1951年二三月间，^⑧时距毛岸英牺牲已3个多月。在这么久时间里向毛泽东瞒这么大一件事，似乎是不可能的。周恩来于1951年1月2日致毛泽东、江青的信中提到：“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⑨此信证明：第一，毛泽东最迟在1951年1月即彭德怀回国前一个多月时已得知毛岸英牺牲；第二，周恩来并没有在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马上“打电话”告知毛泽东。

只有第三种说法较为可信。李银桥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贴身卫士，有机会得知此事详情；他的回忆细致清楚，且由叶子龙和江青告知毛泽东这一消息亦合情理。只是他的说法和上述周恩来的书信所述略有矛盾。叶、周、江接了彭德怀的信到一起商量一事，可能是他的推测，但他见到叶、江向毛泽东汇报一事则显为事实。

关于毛岸英遗骨的安排

《毛主席的好儿子——毛岸英烈士传略》和《在彭德怀司令部里》两文^⑩均说毛岸英牺牲后，遗体即被安葬在朝鲜当地。前者并说：“朝鲜停战后，志愿军总部把岸英烈士的忠骨（由平安北道大榆洞）迁到平安南道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后者提到，彭德怀回国汇报时，已将岸英遗体安葬情况报告毛泽东。

但《毛岸英之死》一文提出：1954年12月，志愿军总部就如何处置毛岸英尸骨问题给军委总干部部发了一份询问电报。干部部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此电交付已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审批。彭觉得此议不妥，遂于12月24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牌（碑），说明其志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

彭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于是毛岸英的尸骨被安放在朝鲜境内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毛岸英之死》一文的这一说法为后来《毛泽东轶事》、《毛泽东家世》、《毛泽东的儿女们》，以及《毛岸英》（1993年修订版）等许多文编、文章转录，很为流行。人们没有注意到：1954年12月，即在毛岸英牺牲3年之后，志愿军总部为什么还就如何处置毛岸英尸骨问题给中央军委发询问电报？

1990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孙峻亭发表于《中国社会报》的《毛岸英安葬朝鲜的经过》一文。该文列举了有关毛岸英安葬一事的4种不同说法：一是金日成打电报给毛泽东表示慰问，并请求将毛岸英遗骨安葬朝鲜；二是彭德怀电请毛泽东将毛岸英遗体运回国内，而金日成电请安葬朝鲜；三是当志司请示是否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时，毛泽东批示将其安葬朝鲜；四是毛岸英牺牲后，“次日，彭总亲自给周总理写信，明确建议将岸英遗骨埋在朝鲜北方，中央采纳了彭总的建议”。该文举出“杜平回忆录”中携有的彭德怀给周恩来的信件原文，证实“将岸英遗骨安葬朝鲜当是彭总首先提出的”。那信的原文写道：

“总理

昨24日，赖传珠同志拟一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儿子……”

这封信与上述《毛岸英之死》一文引述的信除个别字句有异处，内容一致，显系同一封信。但

《人民日报》的转载未注明写信时间。经查，《彭德怀元帅丰碑永存》一书载有与《人民日报》转载文中引述内容完全一致的信，时间为1950年12月24日。该书注释：毛岸英牺牲后，“有关部门原拟将烈士遗体运回祖国。彭德怀同志经过深思后给周总理写了这封信。周恩来同志阅后，于二十五日对此信作了‘同意彭的意见，请赖重拟复电’的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圈阅，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的处理，十分赞赏，说‘这很好，做得对。’”

至此，事情已大体清楚：将毛岸英遗骨安葬朝鲜北方一事是在岸英牺牲后一个月，由彭德怀写信建议，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下来的。1954年12月彭德怀写信一事当属时间误记。但毛岸英的遗骨由平安北道大榆洞移往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的具体时间尚未清楚。不过，那也许不是个重要的问题。

①金振林《在彭德怀司令部里——毛岸英的故事》，《青年一代》1979年第1辑，又金振林在最近修订再版的《毛岸英》（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一书中说毛岸英当时由防空洞回作战室取地图。见该书350页。

②如李湘文《毛泽东家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等均采此说。

③《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第15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④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79页。

⑤金振林《在彭德怀司令部里——毛岸英的故事》、《青年一代》1979年1辑。

⑥武象廷、韩雪景《跟随毛泽东纪事》第27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178页。

⑧《彭德怀自述》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⑨《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⑩分别载《新潮评论》1977年4—7期，《青年一代》1979年第1辑。

（《党史文汇》1994年9期）

● 人生采访 ●

新风霞“残”而不“废”的养生之法

张楠中

一曲《刘巧儿》，唱红了评剧唱红了新风霞，风靡了五、六十年代的神州舞台，给广大观众留下难忘而永恒的回忆。尤其是京津唐地区的戏迷们，谁也能唱上一段，或有滋味地哼上几句，好不风光呢！

那是多么美好的年代和文化生活呀，那又是多么棒的演员与观众啊！无奈经“文革”劫难，知音难觅、好梦难圆——新风霞被打伤致残，一代“评剧之星”过早地殒落在她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但热情的观众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忘记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常有观众去探望她，有记者去采访她，有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剧种的48位青年演员拜她为师学戏……